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四

明 王直 撰

碑

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公孔氏諱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仁宗皇帝所命也我朝之治天下所以綏萬邦和兆民者不用他術惟宣聖之道是用尊其道而及其子孫是以若是其厚也公世家曲阜於宣聖為五十九世孫元嘉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魯郡文肅公思晦公之五世祖也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克堅公之高祖也曾祖希學大父訥父鑑俱襲封衍聖公妣皆夫人公早孤母胡夫人教育之天性孝友不妄言笑未嘗慢戲佚遊人有忤言不與校或好言相媚悅亦不為異屹然端重如成人甫十歲太宗皇帝召使襲爵觀其言動進退從容詳雅喜謂侍臣曰真神明之裔也館之太學而禮待甚厚既歸日

取宣聖之書讀之而尤篤志於論語凡嘉言善行而所以修己治人者不少忘於心曲阜知縣公堂者公之季父也公於事無巨細皆咨决焉由是才識益髙聞見益廣度量益寛而有容不可以毀譽動而亦無愛惡於人人以為有長者風輕財重義出於自然親黨有吉凶事而禮不能備公為相成之孤女及時而未行者則備資裝相攸使有歸令監察御史張子初劉安順天尹王賢兵部侍郎王偉皆其所擇壻而人以為宜室宜家者凡

其所行合於誼多類此是以上自朝廷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皆敬愛公其入覲得乗傳班列文臣首洪熈中賜第於東安門北宣德正統以來禮之尤厚今皇帝視學特名公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公受恩而歸即上表謝告宣聖廟而大會宗姻彰殊遇宴享未終得風疾而卒景泰乙亥十一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洪武辛巳三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五訃聞上深嗟悼命禮部

治喪工部為治墳塋而厚賻卹馬公配夏氏子曰承慶皆先卒側室江氏子曰承基郭氏子曰承澤牙氏子曰承源女三長適山東都指揮吳勳之長子越次適兖州護衛指揮鮑珣之長子克恭其一㓜未行孫二弘緒弘泰公長子承慶既卒孫弘緒當立即驛召來京俾襲封衍聖公而恩禮篤至所以錫賚者一不異於公昔時弘緒歸將奉葬于祖林先考墓次謂神道之碑宜有銘而以請於予予文何足以彰公之美哉然不可辭也乃為

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
文教之興大聖以生天實相之復有孫曾自周以來綿綿
其冑曁公之世五十又九於昭聖神煥乎文章日月有恒
道德之光維我皇明實賴于治疏爵襲封列聖之制位
秩之高章服之華厚德殊恩乃錫乃加公之俣俣克念
舊武胡不百年以篤斯祜魯林之原封樹在焉雨露潤
之欝其葱芊神道有碑負以龜趾刻我銘詩焜燿無已

贈戸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户部尚書王君佐以内艱歸治喪來告直曰先考之卒
葬于海豐城西南隅祖墓之原令先妣即世將奉以祔
惟先考妣實有德善以佐之辱任使也得受封于朝先
考自吏科左給事中進户部侍郎妣自孺人封淑人令
又蒙恩考加贈户部尚書妣亦進為夫人按令四品以
上得立碑神道先考妣皆進秩二品矣若不能樹碑以
昭德述美則為不孝敢以碑文累子直忝交好故不辭
公諱朴字子素其先淮北新城人宋南渡始徙淛之臨

安有元之時曾祖善源不仕祖權為臨安萬户府百户主漕運又從居武清之河西務父均讓以隂得官而亦以才自奮累陞至樞密副使洪武初放歸田里遂占籍海豐亦以孫貴初贈户部侍郎進尚書母楊氏濵州楊總管之女自淑人加贈夫人公幼喜讀書長入太學從張潞公受業博習經史而尤邃於易洪武五年被薦舉典教濵州其事親至孝副樞公嘗病熱思氷當暑未能得遣人求之遠比至而絶公以為恨自是誓不飲氷後

公亦患熱疾勢危甚諸子以氷納公口中屢納屢吐之
少間曰吾為父故誓不飲氷爾輩乃拂吾情吾豈以殆
而變邪嘗被盜中劉劫其貲直千金後東光獲盜官吏
多分取其財代任者知之召公驗實將窮究其事公往
視皆故物而亡者過半即自念曰吾向者被劉不死為
幸已多財物固舍之矣今若道其實則取者皆得罪吾
豈忍隨所有受之取布十數匹而散其餘於親知里有
貧無以立死無以葬者皆資給焉其平生行誼類如此

夫人靳氏薊州太守士文之女實與公同德凡公之所欲為皆能相成之子既貴顯每以珍羞異物來獻必薦享而後食若祿賜之餘亦以分給隣里之老者當時稱夫人之賢而推本於公之化公生於元至正壬辰閏三月一日卒於今宣德辛亥二月五日享年八十後十五年為正統乙丑夫人以是年正月十九日卒距其生元至正丙申正月四日享年九十子二人長即佐以材行顯自吏科左給事中陞户部侍郎尚書而父母與其榮

女二長適莒州知州胡璉次適杜瑛早卒以守節被旌表孫男十五震(闕)女十一曾孫男九女八洪範五福以德為之本觀公與夫人皆享高壽膺爵秩之崇子孫之多且賢又如此可以見其德之厚矣樹碑神道以昭示方來俾永永不朽豈非宜哉乃為序次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海豐之隅有墓渠渠誰其居之維公尚書尚書之先忠厚世繼迨于有元遂躋膴仕慶澤所鍾實篤生公學為

儒師髦俊攸從孝親之至備物盡禮一有弗備終慊乎已寇盜稅攘以及公身吏墨為姦公溥其仁死者有藏貧者有養鄉邑之間澤流恵暢婉彼夫人能匹公休宜室宜家君子好逑子也克賢天祿是供既以奉先亦以濟衆内外具美寵命來宣錦誥煌煌龍翔鳳騫三加彌尊洊底于極眉壽隆祉實稱厥徳同葴于斯既固既安利爾子孫碩大且蕃穹碑峩峩峙列墓隧刻此銘章以昭來世

兵部侍郎鄭公神道碑

正統九年二月兵部侍郎鄭公以風疾告歸上察其實許焉既至家愈甚以五月五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禮部以聞詔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事某年某月某日子闕等奉葬于衢之西安縣闕鄉西壇社闕山之原事既畢矣又思著其德於悠久乃來求予文刻諸墓隧之碑予哀其志為序而銘之公諱辰字文樞世家西安祖信之父仁德皆不仕以公貴皆贈工部侍郎妣皆贈

淑人公自幼喜學選為郡庠弟子員學成取永樂丙戌進士勅遣歸進學以待用丁外艱哀毀逾禮戊子服除觀政刑部鄉人有姓邵者坐事繫刑部以重貲託公為求免公堅拒不納已丑拜監察御史惟以一力自隨居室之中蕭然無長物曰趙清獻吾師也辛卯安福民與人有怨誣以謀逆欲置之重典上命往察之具得誣狀而民以不寃乙未秋諸蕃之人寓福建有暴悍殺人者事聞上意其叵測命往按之給衞卒五百備使令公至

察無他坐首惡者而釋其餘丙申人有言南京報恩寺受役囚徒有怨謗語公受命往驗之無實由是得釋者以萬計谷庶人謀不軌公察實以聞上曰是可謂耳目臣矣灤州人告官吏為巳害既逮治矣復命公往按得其實多見宥免上知公忠實可大用戊戌秋超拜山西按察使獄有姑誣婦忤逆者公察其實誣奏出之藩省有簠簋不飭者糾治之好惡予奪必以公不以情庚子潞州盜發有司以叛聞詔遣大臣發兵往捕適公有事

在京師命亟還撫定之公曰民豈敢叛畏徭役而已請毋發兵遂深入山谷開喻之民見公來皆感泣願復為良民潞以無事辛丑朝廷轉粟赴山海以給軍禮部侍郎蔚綏總之山西民丁則統於公道遠民勞不能無逋負蔚下令嚴督所司於山海貸錢償之公曰山西民貧且悍急之則鳥獸散姑緩之使自為計卒不肯舉貸而所負亦漸完蔚雖怒公不如令然終以為愛民癸卯丁內艱丙午當起復山西軍民感公之德乞還之山西從

之末幾召為左侍郎乙卯今上即位勅遣之雲南四川貴州考察藩憲大臣而去其不職者人服其公正統丙辰人有建議於大名開河引其地諸水通衛河公以為非便徒勞民力奏罷之戊午遷兵部左侍郎已未同豐城侯李賢轉餉宣府大同而鎮守都督譚廣不聽令劾奏之事辦集癸亥春持節冊封鄭王長子為世子既還得風疾命太醫予善藥少差即出視事疾復作醫不能愈乃告歸卒馬娶江氏有婦道封淑人子男二曰缺

女三長嫁徐𦙶餘幼未行孫一公天性寛平重義輕利恤人之患忘人之過初取進士歸人勸其與兄弟分産業不取悉以讓兄弟人有貸其大父白金百兩不能償者公憐其貧取故券焚之在山西時同僚有杜僉事者嘗與公不協及卒公為治喪妻子以艱險不能歸公適考績乃携至京師又為之經營俾得還其處心之厚如此宜歷事四朝恩眷益厚蔚然為當世名臣是不可無紀也銘曰

有偉鄭公逢時之隆奮自儒科厥聲渢渢遂擢御史為
天子使明目達聰以輔于理扶善植柔摧姦擊強威行
惠施春雨秋霜乃陟外臺允矣其傑乃貳列卿有勞有
烈出入中外垂四十年榮始寵終式稱其賢穹碑峩峩
刻銘墓道哲人其蔵後世永悼

布政使揭君神道碑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聖天子萬機之暇端居穆清
念羣臣之有勞績者皆本於祖考之善欲有以寵嘉之

吏部以廣西左布政使揭稽之治績聞詔用所居官封贈其祖考於是祖叔元贈正奉大夫正治卿廣西左布政使妣劉氏贈夫人錫之誥命龍章鳳彩煜然照映於其家稽既拜賜即錄副告於墓下而修治墳塋皆如令明年朝京師乃具事狀詣直請曰有元之季干戈相尋廣昌下邑羣盜之所睥睨數侵畧境内人不得安其生我先祖正治公素以豪傑臨一邦邦人仰之至是謀舉義保鄉里盡散貲財募勇敢而人皆樂從乃正部伍嚴

號令激之以忠順申之以賞罰寇來則躬率以禦之俾人自為戰無不感奮一時烏合之衆所向輒破由是寇憚公才武為斂戢一邦之人得完其骨肉而無外憂者公之徳也江西行省録其功授廣昌縣尉公感恩圖報彌自激厲欲有以成功名然寇雖憚公而日夜惟公是圖冀大騁其欲寇首易姓者先示屈服遣人來曰我等小人無逺畧願得公為主受使令以共保一鄉足矣公有意撫納我乎公推誠待人不疑人欺曰郭子儀輕騎

見敵遂弭大患况彼皆鄉人何不可即輕騎往其營諭以禍福衆唯唯然營外伏發公麾下從騎覺有變欲翼公以出且戰且行公馬蹪遂為賊所留公猶曉以逆順曰順則受福逆則受禍誅死我以忠義奮豈受爾逆賊汙耶賊猶欲以利誘公且以兵脅之公不從數大駡欲死賊知公終不屈曰彼豪傑人也我不可加以兵刃夜使人囊沙壓殺之復欲誘致其麾下亦不從遂雲徹鳥散無一受汙者時至正十年庚寅也公年纔三十一賊

終敬之不哀具棺衾禮葬於蟾石砦後稽之先考奉祖母劉夫人往舉柩歸葬縣南之山寺今百餘年蒙褒贈之典榮名顯秩品在第二此聖朝莫大之恩非常之寵也稽敢須史忘報哉按官二品者於法得立碑神道惟公之德必載之文字刻之貞石庶幾可以不朽此子孫之責也敢以文為請自古忠義之士多奮不顧身蓋其心知有國而已事成則惠利在生民功業在國家身之利害不計也然天必陰佑之使其身受赫赫之名而子

孫荷穰穰之福若公是也勒其事於碑豈徒以勵人心哉亦可以觀天道矣君四子芑芾藉董孫男五芑之子顗稽董之子也董以稽貴亦追贈如其官曾孫男七人玄孫男五人揭廣昌故家君自少喜學篤於孝弟厚於宗戚信於朋友而惠於鄉黨人倫日用之常舀不違乎道然不能以徧書唯致死以衛鄉邑報國家乃其事之大者故按狀備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天之生賢俾為世用德則有恒忠義實重惟時搶攘民

弗寧居不有宏才誰闡厥謨侃侃揭君仗順而輿衆心
樂從霧潝雲蒸師律有嚴人各用命寇非不多我以奇
勝芒芒邑鄴廬井相望孰敢来侵以取覆亡或剪其渠
或摧其醜我民既安謂君父母鳳皇于飛胡乃就䍜一
失莫復愴矣其忓豪傑之爭靡所底定惟正是從厥有
殊應君雖不延所存者長寵命自天丕顯其光子孫繩
繩膺受帝祉德之不亡曷其有已縣南之原靈秀萃焉
過者必式方伯之阡穹碑峩峩樹之神道刻此銘詩太

史所造

刑部右侍郎段公神道碑

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毘陵段公之卒也葬于武進祖塋之次其孤實宏安寧與其賓客親戚謀曰先人不幸棄諸孤而蒙頼於朝廷者甚厚既為治墳以葬矣其垂光侈美有錫奠之章褒徳垂功有銘墓之辭足以賁飾於地下然列官三品得樹碑神道若又顯詩之以示後豈不益明著而永永不朽衆皆曰然於是實來北京請

予文以鑱諸石予與公交好三十年誼不可辭叚氏居
毘陵世有隱德儲休累祉而始發於公公諱民字時舉
自少好學勤勵夙夜不厭永樂初以詩經取進士太宗
文皇帝稽古右文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俾盡讀中秘書
學古為文辭期必至於古人而後止與者二十八人公
感激奮勵務欲稱上意凡一時述作所以頌聖德而美
神功者衆皆讓公以為能久之擢刑部主事公治獄平
恕務得其情不茍為輕重時上矜念獄囚慮有所誣枉

凡鞫獄者令躬自奏陳稍有未至必獲重譴而公所治無異詞由是日益有名遂陞員外郎又陞郎中凡囚隸刑部皆以遇毀郎中為幸其他獄難决者多咨决於公自尚書以下皆𦉪重之凡諸司所讞議當上聞悉命公審閱其牘多所駁正公若未閱不以上也當時刑部决獄號為平山東妖賊作亂藩憲大臣以弛縱伏辜擢公為山東參政同受任者或不樂公曰亂之作必有其漸不能早覺而圖之則安可避罪前車覆後車戒惟在慎

之而已至則奉揚天子德意抉吏弊振民隱使人人各
安其業毋自陷於邪僻前之所行有不便者皆釐正以
便民人大悅服宣德三年諸部缺侍郎詔羣臣察舉首
薦公即命往南京户部署其職其屬皆憚之或謂公當
如何公至則曰諸公宜各修職事求其當而已矣無以
異為也其下服公之教無懈弛廢事者實授户部右侍
郎遷刑部刑部素號不治公語其衆曰人不能無過而
貴於改過改過君子之德也益開誠心布公道以敬慎

宰之政用修舉獄有當平反者衆或難之公獨身任焉在刑部五年其決獄多矣無一人稱寃者盖其天資仁厚而操履端重遇事必折於理不苟止妄隨初湖廣有縣吏得罪在京師恨憲臣之治已者過而侮辱之事聞以屬刑部公為郎中當問或謂曰小人肆惡無忌憚不痛治以懲後憲臣將不可復按事矣公唯唯而去明日問之則曰吾已笞二十矣或詆其無威公笑曰彼皆引服國有正法何必以私怒加楚毒邪其所行大率類此

舉之以槩其餘公之學正而明嘗預修永樂大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諸書皆被厚賜及同考禮部會試士人尤服其公文學政事蓋少有及者宣德九年二月忽得疾數日稍愈出視事或止之曰不可以風公曰繫獄者千百人皆待我決遣我何忍自安出三日而疾復作醫不能愈越七日大漸則泣曰吾死不惜如吾母何又曰吾受朝廷厚恩今死無以報其負愧多矣言訖而卒是月二十九日也凡諸官屬皆奔走會哭曰安得復有公

以臨我哉士大夫則相與弔哭曰殷公君子也今不可復得矣北京諸大臣聞之莫不嘆息以為難得葢享年止五十九公之先為南康建昌人徙居毘陵纔五世祖孝先父志清以公貴皆贈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妣李氏贈淑人母葉氏封太淑人妻盛氏封淑人初公為參政三年當錫誥奏乞以封母上嘉其孝從之及是再受封人以為榮今年九十尚無恙而公則已矣此其可哀也公事親誠至父沒已久猶哀慕不衰而事親尤篤

致其愛敬無故未嘗去左右毋之心懽焉君子謂其孝
於凡官事必盡其心不以小大易意君子謂其忠平生
不殖貨財俸禄之外非義不取官雖顯而無以資其後
人君子謂其廉此其始終大節也乃為序次而系以詩
詩曰
維天生才邦國以寧維兹段公實世之英遭時奮身勵
志古學於粲其文帝命是若至治之興輔之以刑刑有
不平戾于邦經秋官之屬以公來服維明維允刑以不

黷薇垣言言在山之東弗靖于民興此寇戎詔用公往以安以養恵綏撫摩皇徳用暢乃陟亞卿乃旋于京邦賦以正邦禁以明有煜其譽孚于上下匪人是私維賢之故公之所存蔚為良臣既厚于君亦篤于親祗事三聖踰三十載恩則孔多臣亦匪懈於家則孝於國則忠吏畏其廉人服其公彼蒼邈悠奚禄有艾逝川莫回君子之慨峩峩新阡樹碑在焉刻文垂休何千百年

贈左副都御史寇公神道碑

景泰二年六月聖天子嘉念羣臣之有勞績者皆本於
祖考之慶詔有司舉封贈之典以寵之於是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寇深文淵之祖彥和甫得贈嘉議大夫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宋氏贈淑人父禮初封刑部主事
至是亦贈左副都御史階嘉議大夫妣李氏封太淑人
皆錫之誥命龍章鳳彩煜然輝映於其家而文淵乃奉
勑往視師遼東以攘外安內為事既遣子缺焚黃以
告墓下矣今暫得請還京師而太淑人卒文淵哀子道

之未盡也奏疏乞終制上聞之命禮部賜祭工部為治
墳塋而奪情起視事疏再進不許乃與弟澄源等奉太
淑人祔于先考之墓矣則又謀曰惟吾祖考實有令德
以啟佑後人玆幸蒙天子寵命列官于朝追榮二代皆
三品恩至厚矣於法得立碑神道令四親葬同兆若敘
述其德為銘詩刻諸墓道以昭示悠久為子孫者亦有
所觀法而思紹續焉於理其可乃命子其奉狀謁予以
請文予不得辭按狀冦以官為氏周司寇蘇忿生之後

世家大同之渾源州為鉅族有元之時以宦業顯受寵於世祖卜居宣寧黑虎鎮之乾河里凡五千餘指不雜他姓因名所居曰冦家堡後有諱廣者為某提舉卒於官則彦和甫之考也元季之亂族屬離散譜牒亡逸先世遺像皆失之國朝受命海宇寧謐而彦和甫復徙保定唐縣之連𩔖莊惇本尚實好善樂義其待人接物一以誠而言行必據於理見人之善則親愛之其或有失則諄諄誨諭使復於善乃已嘗念先世以貴富臨一鄉

今文獻不足莫可質究而抱戚於無窮有金吾衛指揮寇彥忠慕乾河家世之舊欲援為昆季以水木本源之感不可容偽妄不之許君子以是高之生元至治壬戌而卒於洪武丙子年七十六配宋氏婦德母儀為宗族楷法生元元統甲戌卒於宣德丁未年九十五子禮則文淵之考也惇厚宏達謹義方之訓事父母盡誠敬愉色婉容左右承順親之心懽焉視人猶己樂以餘財振人急而施之無難色居雖邇城市然無事不一至焉若

貢賦惟正之供則未甞後曰此吾為天民者之道也吾求無愧於心焉耳生元至正壬寅卒於正統丙辰年七十六臨終戒諸子使語深盡忠報國無一語及他配李氏端重柔恵實宜其家事姑宋尤孝謹先是姑有目疾每旦盥漱躬舐之目為復明甞值歳凶橐無餘粟至剪髪易粟煮粥以奉姑人莫不稱其孝生元至正癸夘卒於今景泰丙子年九十四而皆葬唐縣連頥莊西岡之原葬之時日則各有志於墓者予聞君子之孝於親必

思顯其德揚其名於後世而立身行道其本也文淵當
聖明之時任風紀之重其道盛行而名益著天子既寵
嘉之又褒錫其祖考此莫大之恩也作為文章勒之貞
石使先德永不朽豈非孝之大者哉故為序述其行而
系以詩俾刻焉詩曰
司寇華閥耀西陲再遷擇勝蹟愈奇柏臺持憲當聖時
高風直道罔不宜丕張皇武服遠夷世澤衍溢簡帝思
推恩錫爵加寵綏閨門雍肅亦有儀婉德儷美流音徽

煌煌誥命日月垂山川草木生華滋穹碑深刻太史辭

蓋以天禄負以龜子孫相繼永保之後千百年終不隳

禮部尚書蕭公神道碑

泰和蕭氏文獻故家也蓋齊宗室西昌侯叔謀之後代

有顯者宋咸時景純為殿中侍御史森擢進士第為言

官忤權貴左遷衡山丞至公之高祖静安遂不仕曾祖

方平仕宋典書記没于崖山祖正固先生國初以賢良

徵上書言十便授潭王府長史懇辭為平凉府學訓導

老于家又以考校經書召事畢而歸公之尊府用道繼起為靖江王府長史以公聰悟絶人最鍾愛之遣入邑庠受學于任御史敬敏曾學士鶴齡讀書求道明體以致用朋輩皆推讓之遂取進士擢南京吏部主事時宗人府幕僚及太醫院皆缺官五品印章無繫屬皆以屬公公從容詳推無毫髪漏失人謂其小試已不懈如此則其大受可知也在文選滿三載得推恩父母如其官冢宰黄公喜其廉謹欲薦為郎中公曰吾父母妻室受

恩已幸矣復何敢躁進迨九年陞郎中贈亦如之以刑
部金尚書薦陞雲南按察副使時雲南多寇竊董戎沐
公言於朝專命公撫治公悉心殫慮務察實情事有小
大無不得宜者人自謂不寃雲南土官多女婦有事赴
京混然無别公奏請於藩憲揆文申部從之有司皂隸
給官薪炭利數倍俸給民苦之公廉得實即下令減所
部三之二貪者以為病而預役者皆鼓舞之景泰庚午
朝覲歸道陞雲南右布政使既而遭内艱治喪之外不

妄與人接服闋驛召赴湖廣領舊職時苗蠻叛官軍征討貲費皆取於民因大擾公悉出帑藏餘積為用公私皆稱焉陞左布政使當造舡數百艘公以官積木常有餘言之工部取為用自是造舡輒舉為例民不知勞費而事集天順四年來朝有旨選才行卓異者十人大宴於禮部賜金織綺衣一襲鈔千貫辭歸至楊村驛特賜勅曰朕以爾才行老成別有委任勅至爾即馳驛赴京毋得稽違比至親擢為禮部尚書所以勞勉甚至已而

上念南京宗廟所在而禮部典禮之必得其人命公往
焉久之詎意抱病而醫不效五年五月五日卒於官上
深悼惜不已命禮部賜祭工部為治墳塋公性孝友事
父母極孝敬三兄蚤卒事寡嫂無違禮撫諸子姪仁而
均存心坦厚遇事一以誠公勤廉謹人無間言者生洪
武丙子十二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六妻夫人劉氏有
淑行子三人憲景選景邑庠弟子員女二人皆適仕族
孫男八人孫女五人曾孫女二人至是景自京奉柩歸

凡知公皆弔哭盡哀以明年正月十一日奉葬於五十都石頭山之原乙山辛向時予致仕老病不能文公之家乃以神道碑為請謂有世好不可辭乃勉述其事為銘俾刻焉銘曰

維齊之支顯于前世宋建隆間厥聲相繼執法殿中君子之風阨于衡山淪于海邦韙哉正固秉時復起為賢師儒為名長史詩書相傳世業在焉維公承之鵬摶鳳鶱翔于郎曹儀于憲府天子曰都子惟用爾遂陟藩翰

遂陞春卿二品之貴禮樂之英寵渥霈施有隆弗替天胡不然乃咈衆志緊天何時復生此才我作銘詩以寫我哀

副都御史林公神道碑

天順乙夘春皇上嘉念廷臣之有勞烈者皆本於其親之教故克有成績命加封贈以寵之於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聰得加贈其父觀為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倪先卒贈淑人陳進封太淑人皆錫之誥命

聰既拜賜復自念曰先考之德及子孫厚矣而子孫未有報葢方其不幸時適隣境寇亂葬弗克如禮故墓文尚未立將何以昭德垂遠今幸蒙大恩贈官三品得樹碑神道於此尚可緩乎乃具書幣不遠數千里以屬予予老病久廢業然念舊故不可辭乃按狀序而銘之公姓林氏諱觀字善甫福州寧德人高祖起莘生五七公五七公生德揚德揚生彥昭彥昭娶鄉先生王逢吉女而生公父母皆聰明有賢行生子克肖最愛之洪武庚

申詔求賢凡聰明正直可任者悉以幣聘彦昭與焉將行謂王氏曰是兒不凡必亢吾宗宜善教之彦昭至京授真定平山丞未幾卒家貧無依母篤意教之子亦鋭志於學選為邑庠弟子員其學日有造就洪武癸酉以詩經領鄉薦得程鄉教諭嚴條約以教諸生程鄉有守禦千户所其豪惡裨校常以索私債來學館辱諸生撓教事莫敢誰何公至則毅然與抗折之以理自是不敢復肆而教以成歲巳卯上便宜六事徵赴京將進用以

母老乞歸養許之里中有田淪于海民不得耕而里甲代輸稅公言於縣請除之縣不能用俄有詔蠲除縣大憝服永樂乙酉公以例復起教諭江西之永豐尋復以憂去居喪一以朱子家禮不用浮屠戊子服闋調餘姚教諭修大成殿飾聖賢像貌制祭器考滿赴京師命往徐州督捕蝗比還當得教授願仍舊復調玉山洪熈改元朝京師奉勅奬勵宣德巳酉以玉山秩滿左遷江山訓導然公惓惓教事不少懈乎初乙卯以年老致事歸

公正直剛毅風度凝遠學問該博而文詞雄整篤契誼人有過必面斥其非茍能改即已蓋望之凜然而即之温温其事親孝交友信其待人和以厚五邑諸生受教者數百人皆誠心直道相親愛不婾婀茍且以相悅故久而益親學成而仕者多矣往往皆有名無愧於公之弟子公生於元至正丁未五月十三日終於正統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七平生著述有學衲藁若干卷藏于家葬其邑利峬上阪山之原以初配倪氏合

葬而太淑人陳氏慈惠順祥克享盛福子孫賴之至是年八十六而終官為治墳祔葬三嶼之原公墓次二里許公有子五人公志公應公懋皆俔出公憝聰皆陳出聰令為臺副得封贈者也孫男十有八曾孫男七觀公之徳修於身儀於家而孚於鄉黨州閭誠足以用世勵俗而低佪下位未嘗有不遇之歎非所謂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者歟且有賢配同徳儷美以光大其家而子孫能繼述是以終受榮命三品之封赫然驚人龍文鳳章

輝映存没此天道之應也樹碑神道而併著之豈非宜
哉惜予文之鄙不足以稱孝子令孫顯親之意也銘曰
林氏之先實為名宗詩書相傳駿聲渢渢繇公而來益
遠且大學校之教有謹無怠謹以自治亦以治人程鄉
悍頑奚敢弗馴民事之乖海水之暴肫肫為仁懇懇為
孝永豐餘姚多士樂從式克繕修各底有功政教之施
四十餘載德行文章羣望斯在天之報公禄位洊加三
品之貴大振厥華懿彼淑人克配令德同葳於斯卜此

玄宅聖恩煒煌有封若堂刻銘墓碑百世之光

刑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公劉氏諱廣衡字克平其先祥符人宋季有功甫者為萬安縣丞民悅之世亂子孫因家邑西之横街為仕族曾祖仁一祖昭年父俊英皆不仕而皆以徳誼重鄉里公少遭家難失怙恃而與兄廣泰皆聰敏有美才嶷然思樹立長從翰林宋檢討琮受易經遂取永樂甲辰進士詒歸卒業于家益肆力學問鄉邑為士者爭師之宣

德戊申徵拜刑部主事即以明慎得名乙卯陞員外郎
已未陞郎中外番有逆囚百餘不能決送詣闕下上命
憲臣詳讞以聞衆顧望推公公一訊得其情述其本末
數千言頃就囚頓首伏辜事遂決衆莫不讓公為能時
朝廷以民事為憂詔選賢臣有志於養民者付之經畧
公在選詣浙江凡諸郡水旱饑饉所當備者得便宜從
事修河渠陂堰廣倉庾儲蓄浙之人無遺利皆賴以有
濟甲子陞陝西按察副使先是按察司囚累數百寄寓

都司獄中數反逸武臣被累以為怨公至悉原其輕重請于朝不月餘决遣殆盡衆皆以為神有事每咨决焉陜西地多臨邉其號令設施非憲典之重則無所顧忌公在邉久吏畏其威而兵士蒙其惠常上疏乞以公鎮守陜㕀衆望時已命陳灝任憲事乃命為方伯然工終以公詳練欲寛西顧憂未幾特改公為左副都御史鎮其地於是修城池七十餘所歲儲餽餉五百餘萬石市戰馬修戰具力所能為事所當為者無不為而上以内

臺繁重且欲均勞逸召公還公一以循其舊以敬愼之心行易直之政事不失中人不失望壬申以灾異命往南京録重囚多所平反有白金文綺之賜上知公可任凡御史方面小大諸臣有不職者多命公考察公亦以荷聖眷盡心於其職是非優劣無所隱有言于上者多見從甲戌閩淛人盜銀礦因據官臺山作亂諸郡邑多被擾命公往督軍討之事平公辯其順逆而輕重其功又以山之楊梅村宜設縣治以便巡警奏之悉如公議

賜白金文綺再命考察御史黜陟者甚衆乙亥冬山海永平河間臨清真定通州諸處多强盗肆刼掠至殺人無忌上曰畿内地乃敢爾遂以命公凡錦衣衛官御史令自擇督所在官軍捕之果殺人必死公往得盗必三五審覆無異詞乃以聞前後得三百餘人皆伏法無一人稱寃者而盗為斂息丙子上以遼東重地宿重兵命公鎮守賜鈔二千貫金織文綺四匹以行軍務繁重且當隳廢之餘夙夜勤瘁圖報稱遂以勞致疾軍中憂之

上聞命醫之良者携善藥偕公之子喬馳往視公疾丁
丑今皇帝復正大位簡賢圖治召公為刑部左侍郎詢
知其履歴信任之八月賜金帶陞刑部尚書累被顧問
優待有加又賜白金綵幣俾盡心修職毋避嫌明年六
月賜尚書誥命而恩及其親於是公之祖昭年父俊英
皆贈刑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公感上恩遇益殫厥心期
少効萬一九月得風疾衆醫環視皆無功因上章乞歸
田里有㫖命醫療起視事公勉就醫藥而疾勢愈加以

十二月十五日終于官舍年六十四公承忠厚之澤守詩禮之訓孝友行於家仁義及於物有博贍之才有清慎之操温恭樂易謙讓和平遭遇聖明敭歷中外幾四十載其德行文章功名事業卓然見於世者何可及哉令不幸已矣君子蓋深悲之公娶康氏泰和處士康彦恢之女有賢行讀書能文累封至夫人子四述古述憲述朴述績述憲即畬鄉貢進士述績名賢邑庠生女三歐陽聰蕭欽訓王鴻其壻也孫男二咸蒯咸瞮女四公

卒上聞之悼惜命禮部賜祭兵部給舟歸其喪工部為
墳塋諸子將以天順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邑南楊梅
山之原公兄弟五人長廣泰次則公又次則廣華廣恒
廣嵩而廣嵩先卒今公復即世廣泰等重念公不可見
心切哀之與喬奉河南按察副使歐陽廣掂所述行狀
詣予曰吾弟之葬神道當有銘先生幸與交好敢以請
予曰尚書德業偉矣豈待予文而顯哉今君篤兄弟之
誼而以屬予予實故奚可辭乃為序次其事之大者而

系以銘俾刻焉銘曰

劉氏之初實家祥符遺愛在人子孫来居詩書相傳以昌厥後惟公承之式克炟楙既掇巍科亦躋顯融明罰訓戎各底乃功天佑聖明篤生此傑有猷有為有勞有烈遂升秋官迻自憲臺威行恵施近悦遠懐偉兹哲人宜福宜壽胡不百年伊孰能究汗漫之遊公歸何時公往不來悠悠我思昭徳有銘刻之貞石以揚其芬以告無極

贈禮部侍郎謚文介劉公神道碑

公劉氏諱儼字宣化其先居泰和珠林再遷吉水之夏朗世以儒為業五世祖天聲天聲子益厚益厚子維德維德子永寧皆以經學顯名永寧生原性公其季子也自幼頴敏有大志讀書過目即成誦衆皆以遠大期之既冠其學切於為已四書五經必探其深微考聖賢言行之實身體而力行之為文章必據於理不事華藻以眩世取名嘗中鄉舉而黜於禮部當得教官不安於小

成竟歸積學以俟家居二十六年學無所不通郡縣諸生受業以成名者多以百計而公之名盛傳於江右公亦自歎曰吾道宜可行矣豈終不遇哉正統壬戌遂入奉大對上親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天下之人慕其名求其文者足相接於門與修五倫書成有楮幣之賜選入經筵其進講必堯舜之道多所啟沃上善其言賜之勑命而恩封其父母妻秩滿陞侍講未幾以春坊近臣須得賢特授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與修歷代君鑒

成有白金文綺之賜上銳意養賢簡進士十八人為庶吉士與修撰孫賢等進學於翰林而令公課勵之公謙巳下賢人亦樂於自奮由是益有名而公父原性得加贈右春坊大學士母與妻皆宜人修寰宇通志公為副總裁時議續宋元鑑綱目而衆說紛紜公力欲師朱子然終不果志書成賜文綺以旌其勞陞太常少卿兼侍讀順天府鄉試詒公典文衡公集同列誓諸神以勵其公而權要有不遂者厚誣公以事公毅然不少屈而誣

者終敗然公每與考試及讀卷殿廷尤極嚴謹期不辱
君命人亦無敢干以私天順元年春得疾賜告俾休養
于家竟不起九月十二日卒距其生某年某月某日享
年六十四事聞上深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謚
文介遣禮部賜祭兵部給舟歸其柩工部為治墳塋葬
焉公性孝友篤於事親養生送死盡其道睦於宗族其
恩意備至作義倉儲粟以周其乏鄉人有貸不能償者
焚其券而尤切於愛民苟可惠民即為之里民減而置

長多鄉之民不加多而復增糧長皆以厲民也公皆言之當道減去之如舊籍立朝正大侃侃自將正直者扶翼之邪枉者矯正之不苟狥物為高下朋輩有緩急赴之惟恐不至有被誣者為申理使不陷於戾其為人大節如此負其所畜欲大有為以報上恩遇人之知公者亦以此望公而公已矣位不滿其德君子皆痛傷焉娶帶源王氏格非先生之女子三人節次敉俱讀書為士女一嫁錢啟明孫男六女三節以公遺命奉柩歸某年

某月某日葬其里朱家礱之原而來告予曰先人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既請前禮部侍郎錢公銘其墓而神道之碑未有銘先人幸嘗辱知於先生敢請文以信後世庶永永不朽予謂劉氏世以文學德誼顯於時至公而名實赫著於上下其所自立誠可以繼前修儀後進而天不假年豈非吾道之不幸哉予老且病文不足以揚盛美然不可辭也乃述其事而系以銘俾刻諸神道

銘曰

劉氏之先儒以顯名徳誼文章有永其承維公繼之益
篤自奮夙夜靡寧學乃大進聖主好賢盛治以興公當
是時式闡其能煌煌甲科進士第一經幄綸闈遂居顯
秩堯舜是陳當宁用怡出入九重罔敢不祗稽古考文
天子有命公則矢心維神之聽克孝其親克友其兄人
文於昭以隆厥慶位以時升業以久大云胡弗延君子
所慨朱家之磐峩峩新阡伊孰為營寵命自天我作銘
詩刻之貞石後千百年傳示無斁

參政羅君神道碑

天順五年某月雲南左參政羅君以風疾終于家初參政以皇上光復大寶自雲南奉表朝賀來京師事畢而歸因便過家得風疾手足不能舉留治四年無寸效竟以是疾終于正寢子琊等卜是年十一月六日葬高行鄉山泒月嶺之原而以前國子學録梁先生所為狀來請曰先考不幸棄諸孤今墓石宜有文以昭德垂遠公幸世交願勿辭予念舊而諾之羅氏先居泰和仁善鄉

之坳頭里君之曾祖均瑞幼孤隨母適城西劉氏因冒
其姓均瑞生仁壽仁壽七子孟昭甫其四也慨冒姓非
是請於朝復姓羅孟昭娶胡氏生二子長曰璟字崇升
為國子生未仕而卒次即君諱謹字崇本馬愉榜進士
觀政刑部任主事丁父憂服闋仍為主事甲子尚書魏
公薦之陞刑部員外郎又陞郎中巳巳北邊有警車駕
親征擇廷臣之有才畧者以印從君在行克効勞績及
歸用俞尚書薦陞廣東左參政預考景泰辛未禮部會

試士復奉勅提督廣東糧儲明年以母憂去服闋改雲南至是終羅氏世以詩書顯聞孟昭甫嘗作北齋延鄉之名儒蕭尚仁父子及龍仲雨為之師以教君兄弟又遣崇弁受易於廬陵謝子方又特請廣西僉憲陳公延於塾以詩授君君文學逈出儕輩上江西鄉試取其文為詩之冠而旁郡比邑賴君有成者衆矣及取進士官刑部人疑君理刑非所長及見君明决無凝滯卿佐亦以為難能凡以事涖刑部者皆以遇君為幸無不悅服

及移廣東理糧儲當蠻寇出没且歲旱荒民艱食君殫心督運勸富人出粟賑給人頼以濟君孝友睦姻族内外屬至多處之無違禮者平生性剛而仁惠而好施且酷愛書所積至萬餘卷以勤學誨人為務有求假者未嘗吝亦未嘗以病為辭君之父母以君貴皆褒贈至五品妻蕭氏亦封宜人可謂榮也已人咸謂其父善教子之應也令公又以其所作舉子業遺子孫其意不亦遠哉君之葬有日使來速文刻諸石予老且病安足以副

孝子令孫顯親之心然不可緩也勉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仁善之鄉坳頭之里羅居其中實克世繼城西之遷瓜瓞綿綿子孫衆多夭式相焉纉承自君其業益大詩書相傳有謹無怠遂陟鄉闈遂進南宫帝制煒煌臣獻其忠天寵下臨列之庶位峻擢藩垣益勤乃事國有大慶奉表實宜萬里雲南奚敢或稽川塗邈然風氣尤異心之所期胡此止戾寒暑屢變歲月如馳其人則亡其誰

不思青山峩峩公安於此刻我銘詩垂耀無已

侍郎龍君神道碑

龍氏之先金陵人唐景福中有官於吉曰淵者始家永新之烟岡再遷泰和以科第顯聞宋淳祐中有兄弟三人取進士登為廉州推官騰為南安知録際教授臨江聲望亦大顯四世曰震翁事親孝六月有梅花之祥理宗署其門曰孝梅龍氏至元猶歌詠不輟君之高祖以傳曾祖明遠祖仁安皆不仕然業儒不廢至君之考叔

粲遂舉進士爲禮部主事雎然有名于時君其仲子也諱文字士郁自幼警敏好學不妄言笑早失所恃哀念不衰從王來旬學禮能造其深微而主靜以成德學益進舉于鄉凡兩試禮部皆得教官不就宣宗皇帝亦慮副榜有遺才命翰林嚴考試得二十四人君居首賜冠帶給教官禄令進學國子監仍三月一試以勵其成正統丙辰君登進士第明年授中書舍人而君之尊府在禮部父子同朝清譽藹蔚九載考績陞吏部驗封員外

郎以外艱歸居喪盡禮哀慕之情三載如一日足跡未嘗至公門鄉黨之間酒食伎樂之燕不與服闋朝京師仍授前職錫誥命進階奉直大夫追贈其考如之母與妻亦皆贈宜人又六年陞文選郎中初文選有缺求可當是任者衆謂求賢審官治忽所系也雖卿佐主之然精鑒慱采以副其長之求者郎中也察其素履能員外可任於是以其名上而君遂為文選郎中與其僚屬夙夜盡心萃天下之才甄別其淑慝而進退之是非可否

必合公論而當人心一時皆以君為賢皇上光復寳位大正庶官以新天下之治位不稱其才者則進之遂進君南京工部右侍郎君在位於事之當為者必殫厥心然其所涖有精粗緩急異宿昔者而勞勩加焉因以致疾醫弗效天順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終于正寢距其生永樂戊子二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二公卿大夫縉紳君子莫不哀惜焉配湯氏有賢行里中名家累封至宜人子男三人長曰俊次倣又次儔皆習舉子業孫男三

君孝友忠信寛厚簡易而謹於義利一毫非分不苟取事繼母太宜人能得其懽心敬兄士熈尤篤田廬貲産皆聽其處分諸父兄弟應薦受任在京師敬禮之不倦其有志科舉者則親授之經父同産弟惟一叔家居恭愛之如父常喻諸子厚以甘膬奉之其於宗族鄉黨亦莫不然蘇州訓導里人湯一元卒於京君既捐金歸其櫬而湯氏子乃以田酬直君曰此非吾待親黨意也命子後亟還之同年王鑑為翰林庶吉士卒家貧子幼君

為具殯殮日往哭之至櫬歸乃已後過其鄉見其子女遺之衣服而以其子珙補邑庠生獎勵之其存心之厚類如此且勤於學問手不釋卷為文温厚和平詩尤清婉有思致居官三十年休休自得外物不足動其心清澹廉慎無愧古君子卒之日家無餘貲惟書畫數篋而已予濫官同朝而居吏部者十五年得君在郎署為賢輔心切賴之及老而歸君亦往佐工部大夫君子知君之深者謂君福禄當未艾不意其遽終則人之哀悼有

已哉事聞上亦惜之詔禮部賜祭兵部給舟歸其喪工部為治墳塋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予與龍氏世交好今俊則孫壻也詣予拜且泣曰先考之葬宜有銘勒諸神道以傳信後世而銘之莫宜公者顧矜而與之予念親好豈可辭銘曰

龍氏之先實以儒名科第入官適駿有聲傳至于今其閈益大儀曹天官盛美世載典選司封各奮乃庸小大之才必盡其公遭遇聖明乃荷峻陟惟少司空式稱其

職天不慭遺孰竟厥功青山鬱盤閟此幽宫神道有銘刻之貞石後千百年垂示無極

參政孫公神道碑

公姓孫氏字子良其先大梁人從宋南渡家杭州公曾祖仲斌生子華華移家海寧生_{缺}則公之祖父也皆以公貴贈山東右參政公早以才俊得名選為邑庠生學成升太學時祭酒徐旭嚴造士累試公第一遂取永樂初科進士為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一時館閣皆

名儒而公號能事書成詔擇能者四人拜郎中公在武
選太宗皇帝北廵狩以兵部尚書方賓從擇廷臣堪任
留守者命公攝大司馬事兵政繁劇皆委之於公公應
答如響仁宗在東宮監國見公明敏敬慎可屬事寵遇
異常人事有當奏者皆命公往奏無不稱旨仁宗嘉之
嘗問少師夏原吉原吉稱之無異詞然公務盡臣職侃
侃自將請托不行由是人多忌之同僚有不協者其間
搆尤深公不顧曰吾知有命而已久之左右復以危言

諧公遂坐謫交阯古螺城八年螺城人素不樂學公憫其可教夙夜導之使學不以已之榮辱嬰心學者化之多有成者東萊黄公福毘陵陳公洽鎮交阯雅知之洪熈改元力薦其識達大體有守有為乞令任交阯藩憲事庶得敷聖化以安遐民詔許之召拜交阯參議未幾夷人復叛交阯陷沒不果赴公歸俟後命有司言河南逋租數百萬積久未輸詔舉廉能者任之有司謂莫如公公曰賦之逋者民貧故也貧則散亡雖刑罰無所施

令往忍復以刑廹之邪令有司寛其刑緩其期誘其人之親厚富實者從容勸諭相假貸以輸民心可以義動也皆樂從逋負悉完流亡皆復上嘉其才改山東參議山東南北要道河洪閘堨漕運頼焉前平江伯陳公理之其法備矣人受其惠久而漸廢至是公下令悉循舊法惟務便民不顧小利行之以誠而加以無倦於是河上之鋪舍林木井泉可以供民用遂民志者所在皆具人之有事於河者皆懽樂而忘其家先是舊閘多頹壞

欲修治而乏財公請於朝凡罹罪者得以材木為贖發
官帑以易鐵石重建南陽等十二閘而民不被擾金龍
口積水每歲夏必泛溢為民患公每豫為之備築堰以
禦之而民獲安東昌大名嘗歲饑民相聚為盜有司欲
以兵治之公曰彼饑欲得食耳急之恐生變請往招之
公使人語之曰吾知爾饑欲食無他腸衆即首伏令有
司發粟賑之罪其為首者數人招復逃亡者數千家而
止嘗奉旨慮囚必平心易氣以臨之使得盡情雖數往

復不厭故凡經公所慮者無宼人正統中蝗入兖州東昌部符下命公撲滅公曰吾豈敢怠顧人力不足勝之乃沐浴齋戒禱于天是夜大雨達旦蝗則盡死人謂公誠感所致公曰此天所以哀人窮也吾何力之有時公已七十即上章乞致仕都督武興與公同理漕事及廵按都御史賈諒暨軍民之受役河上者皆惜公去乞留之陞山東叅政事仍舊然公去志益堅左右以為言公曰吾老且病不去將以廢事得罪奚暇用子言復上章

求去不已乃許之公存心忠厚臨事必酌大體惟以理為主雖所行泯若無迹然人受其賜知公者尤惜公之用不極然功業如此亦足以垂美於後世公少喜學達詩書禮樂之旨性命道德之奥其所著述出入唐宋諸大家有螺城集若干卷公娶某氏子某公致事而歸凡幾年卒享年闕十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至是子某以才徳進為丞子泰和謂公墓碑未立無以昭德垂遠請予文刻之石予與公同年進士相知為深奚可辭

乃為序而銘之銘曰

偉兹孫公力學峻升奮迹賢科揚譽士林玉堂天開時雨物化進攝六卿曰大司馬帝車北廵公適有為進退遷除謀行計施隂陽屈伸或泰或否公亦何心安命而已民有逋租公以惠寛公往治河河順民懽自初筮仕以至于老一德一心以終壽考天亦佑公子孫之多貽德有銘百世不磨

刑部右侍郎薛公墓碑

正統十年八月上以刑部右侍郎薛希璉寛厚詳慎克修厥職而推本於祖考之賢命以其官褒贈之於是祖福字伯福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考道銘字宗永由貴州道監察御史加贈亦如之祖考妣皆贈淑人希璉既録黄燎告于墓下一時士大夫莫不誦其先德之懿以為宜受此榮也而希璉益思論著其美奉揚天子之寵命以表見於後世至是謁予告曰惟吾祖考實有令德而未仕二妣皆孝敬勤儉故克興其家今以蒙恩備

任使也褒贈皆三品幸莫大矣惟先祖以洪武壬戌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七葬于邑之武康鄉武山之原以祖妣麻氏祔先考卒於永樂庚子五月十四日年五十六後八年先妣方氏亦卒合葬先祖妣墓次按令秩三品者得樹碑墓道而未有文敢請於先生予與希璉厚何可辭薛氏先世居建寧宋季有孟年者為浙之瑞安尹終于官子孫因家焉瑞安生延元末冦起海上乃徙居括之東門生三子伯福公其季也命為族父仲達後

讀書攻文不求仕進而以孝弟和厚聞鄉邑冠婚喪祭悉遵古禮與人言必忠信而行未嘗異其言見人有貧匱者則周之無吝色衆皆稱為善人長者二子長宗寧而宗永公其仲也天性穎異於書無不覯開卷即了其大義而尤精鍾王書法孝養二親生則致其樂死則致其哀始終不違於禮善事其兄惇睦無間言視其休戚不異於已兄嘗坐事勢危急奮欲以身代傾貲營救乃得免無毛氂顧計必女弟及笄厚為奩具嫁之不以煩

父母嘗長里中徭賦時其徵歛而均其勞役不肯妄取一錢人有訟不平者是是非非務盡道理不茍為異同饑寒者衣食之危難者拯救之死不能葬則與之棺葬焉其於宗戚尤有恩義性不嗜酒然親戚過從必傾倒盡歡而後罷年五十即以家事付諸子而命之曰治家者理田園為學者成功名無忝祖宗則吾志得矣五子長希表早卒次希進次希遠次希璉取進士由監察御史陞令官有譽於時次希通孫男十五人曾孫男四人

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盖天爵者人爵之本也天爵既修則人爵自至二公之徳修於身豈有意於人爵哉而天之報之不爽毫髪故錫以賢子孫俾有爵位於朝而褒贈及焉使人知為善者雖不生享其榮而必光顯於後足以見天之佑善不誣也是碑之作豈獨以著公之美於無窮而凡為善者視之其亦可以無怠矣詩曰

薛始夏封實蕃其裔閩浙再遷宋元之季有偉二公令

德在躬以儀其家曁於鄉邦子孫克賢祖考之慶錫此
褒寵天子明聖錦誥煌煌龍翔鳳騫於粲其文貴於九
原三品之階六卿之貳以為公榮父子世繼為善有報
天道則然天苟不違奚後奚先斲石道周負以龜趾刻
此銘詩垂示無已

贈參政陳公墓碑

宣德五年十二月貴州右布政陳君俊名以考績在北
京間過予拜而言曰先人之不幸久矣既葬於邑之陳

巷橋東山之原思有以昭德垂後然稽緩至於今其敢曰有待哉兹幸蒙國恩贈官三品而俊名亦老矣於今弗圖使潛德懿行久而或泯則不孝莫大焉惟墓前有石可以鑱刻而示之遠敢請文於先生予不獲辭公諱茂字叔英世居嘉興海鹽之趙莊盖宋丞相堯叟之裔譜亡不知其所以徙曾祖闕祖萬皆不仕而家富饒四方之人客海鹽者多依之父臯甫克紹先業而樂從賢士大夫遊鄉稱善人母殷氏生公秀偉不凡延名師教

之讀書通大義而循循雅飭皋甫與浙江儒學提舉楊
廉夫文莫逆廉夫見公大奇之嘉與陸庭芝富而好禮
亦與廉夫遊嘗託廉夫為擇壻謂莫如陳皋甫子叔英
庭芝乃館公於貳室見公恭謹有禮法益愛之妻以家
事公寛厚樂易其言行必審理度義未嘗忤於物歲甲
午大饑鄉邑流殍者甚衆公悉發粟賑之頼以全活平
居假貸以濟人之急尤多人有患難公極力救解未嘗
有德色人或負公衆為公不平公曰寧人負我卒不校

其所為類如此故鄉人稱為有德長者配陸氏有賢行凡公之所欲為皆克成其志公卒獨延名儒以教後名而訓勵於内尤篤故後名克自樹立洪武中以才舉歷官至貴州右參政會朝廷加恩任職之臣而推本於親於是以後名所居官贈公而贈陸氏為淑人公以洪武壬子六月初八日卒年四十八淑人年六十一卒於洪武巳巳某月某日而祔於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可謂篤於為善者矣夫善積於躬雖不聞達於當時然必光顯

於後故公沒五十年而有子克昌大其門顯揚於父母
天道然也惟自古觀人於顯則易徵而隱則難見公隱
者也然於今觀之可以知其德矣俊名今為右布政秩
二品其所以顯親者蓋未艾然則公之德不尤可徵矣
乎故表而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陳本嬀姓始於有虞暨封於陳受氏之初維蜀堯叟顯
於宋世海鹽趙莊綿綿其裔公生克賢善以植身篤其
惠慈以安賤貧天降凶年民乃離析倒廩傾囷惟義是

亟謂當百年而不其延何愧於人何辜於天有子令才藩輔是寄三品之封荷聖天子命書煌煌為龍為光夫豈偶然帝徳是將為善必報亶天之道區區鄙夫胡責近效陳橋之東有欝者墳昭徳垂休視此刻文

副使劉公墓碑

君劉氏諱鋐字昺貫世居吉水之文昌鄉夏朗里以儒名家宋咸淳進士桂陽軍教授曰天聲者其五世祖也高祖益厚曾祖維徳祖永寧考牽性皆不仕而皆以學

行為鄉里所敬率性尤剛果愛人人德之君生而秀穎
喜讀書士君子所稱道稍長為文多出新意同輩俱讓
其美而君志益勵弱冠喪父家事亦滋出應門幹蠱皆
身任之不以累諸弟而書亦未嘗去手永樂乙未取進
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獄無滯囚有白金文綺之賜仁
宗即位得封贈考妣及妻而君又奉命詢察畿內官吏
其存心公而恕凡被君罷黜者未嘗有異言宣德元年
又出按湖廣時湖廣旱民艱食君即奏曰湖廣調軍征

交阯當餽運工部又令採杉松大材七萬株地皆險遠恐民不堪命上命悉罷之工部請罷其半上曰民力不堪凡未採者悉止之可但半邪役者皆感上德呼萬歲明年御史滿九年以績最陞四川按察副使歸拜母太孺人曰令叨禄四品可以奉朝夕願大人一往太孺人憚遠不欲行即遣子頎留養而戒以怙勢茍取異日有累不汝釋也寮屬有昏墨者必面斥之人憚其嚴莫敢犯丁太孺人憂服除改貴州又改四川滿九年蜀人猶

不忘惠其得於人如此而君以年老倦勤浩然有歸志或勸止之則嘆曰吾一介寒士清儉自守幸三十餘年無缺失令位至四品可以見祖考於地下矣吾何慊乎茍媚於世不能自盡其道人亦何取於我哉明年又乞歸上察其實許焉於是作歸駟橋頤老堂以明志痛父早喪不及養而事母極孝敬季弟昺重亡有遺子女撫育婚嫁如已出治先人之田廬而理其墳墓作祠堂以奉先宗族親戚有貧乏如張輿王武者資給之使能立

鄉人減耗而賦役尚存則言於縣議寛減以紓民困若此類尤多君歸老老年得優遊而樂者缺年而以天順四年四月四日卒距其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八配蔕源王氏南雄教授定夫之女封孺人二子長頎為士次順早卒女一嫁解瑛頎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同鄉欒陂塘頭坑而以墓碑為請予老病不能文然與君交久辭不獲乃序而銘之銘曰

惟劉故家詩禮之華其源自天其委則遐惟君承之表

表俞偉為名進士為賢御史出入中外憲紀是司植善糾邪舉無不宜君乃引年七十致事詔歸田里臣敢忘賜頤老之堂歸駟之橋親知來同於焉消揺惟君平生克享其樂進退從容惟天是若今其已矣歲月徂遷藥陂之原啓此新阡我作銘詩刻諸貞石子孫保之垂耀無極

贈工部右侍郎周公神道碑

宣宗皇帝嗣大歴服既垂拱於北京以施澤天下重念

南京畿內諸郡乃國家肇造之地鴻業之所由興詔擇
大臣撫其民得越府長史周君忱以為行在工部右侍
郎俾銜命往焉君夙夜盡心以除弊興利安養有法賦
斂無擾踰三年績大著上聞而嘉之圖所以寵之者命
褒贈其先世葢曰為臣之賢如此皆其祖考德善所致
也於是吾之祖遺安公得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妣
李氏黃氏皆贈淑人正統三年君來朝則告直曰先祖
荷國寵靈追爵第三品於法刻碑神道以昭懿德侈大

賜敢以文累子直與君素厚不得辭周氏先居豫章之武寧世有閥閱再遷始家吉水之月岡高祖天驥元吉安路總管改饒州卒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豫章郡公曾祖志道横州路治中祖圭忠州判官考諱鑑南康路知事公諱潤字仲德自幼警悟好學弱冠侍知事君在南康已有能詩名番易周伯温大奇之元末盜起歲饑廬陵尤甚公母譚夫人發金賑濟而無所於糴公成其志間關走永新得米煮粥以食饑人多所全活死

者為叢塚葬焉時知事君已棄官歸病不能行一旦寇猝至公以營豎藥出外知事君令家人各携貲以竄公還遇之曰寇來無所得則禍及吾親取一囊金歸置案上具酒饌以俟寇至感公孝行飲食畢置金謝而去初豫章公有腴田歲收米萬三千石以助常平入國朝來田無所屬有司以歸公公曰吾祖以義賑鄉里今吾乃自有之不義讓弗受有司將沒入而重其賦耕者慮為已患致懇於公請受而鬻之公乃受會諸耕者於郡城

玄妙觀曰爾輩貧世食此土今皆以資汝悉書券與之不用直衆皆德公凡好自厚者皆笑之公不顧也其奉先盡孝事寡姊盡禮嫁内外屬之孤女六人鄉人有兄弟爭財興訟不決者公諭以義皆化之人有私用其所寄穀者以母所制棺酬公公好言謝卻置不取其持身治家一本於正道内外秩然慮世俗於喪葬之禮或未盡而他有所惑也作慎終要錄葬書演義皆取先賢之遺言以輔教警世晚年益遺棄諸務放意田里慕龐德

公為人名所居堂曰遺安鄉邑稱為遺安先生洪武壬午五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九與淑人李氏合葬於烏石坑之原子一人曰森黄氏出也今亦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女二孫男四長即忱曾孫男九於乎自豫章公治吉安以來百六七十年郡邑故家盛衰榮辱之可感者何限而周氏簪紱之傳至於公自公至於今而益大則公之德之盛足以承前而裕後可知矣公盖仁義忠信人也仁義忠信天爵也天爵既修而人爵自至故

公雖不獲於當時而卒享於今日古所謂天道祐善非邪國家制封贈之典非徒以旌德亦以勸忠與孝也公德備於身而慶及其孫以至於顯榮則凡世之為父兄子弟者能不興起而競勸乎則公之德將不獨昌其後而已也故為序次而系以銘銘曰

於穆宣宗睹是南邦乃擇良臣俾奮于庸良臣維何有周之胄惠綏撫摩民用大振帝曰休茲祖考之遺何以寵之好爵是宜錦誥煌煌闡帝之制鳳彩龍章天迴日

麗維公之恭令德在躬生不及榮乃卒其逢公德之備忠信仁義既行於家人亦懐恵餘慶綿綿爰及其孫有降自天荷此寵恩乗雲馭風公去莫止昭回之光公亦樂只松楸在原雨露既濡鬱鬱蒼蒼緊德之符刻文垂休神道有石彌百千年過者必式

禮部右侍郎謚文肅錢公神道碑

公諱幹字習禮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初吳越歸宋子孫皆顯仕其爲吉州防禦使曰惟濟子昕遂家廬陵三傳

至貴和徙吉水諸源為望族曾祖以吉祖立志父好德母赤岸陳氏皆以德義重鄉里公生而喜學父母兄弟皆鍾愛凡所師友者見其文敏而思深且多出腹稾莫不竒其才從學南昌訓導顏子明而卒業於翰林修撰張伯頴永樂六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中第十時車駕幸北京廷試不果由是從容京師閒縱觀聖朝政化之美聲明文物之盛四方萬國謳歌朝覲之會同而才益進九年廷試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尋陞檢討

叅史職甲辰會試命公為同考八月仁宗皇帝即位一新庶政陞翰林侍讀與知制誥洪熙元年賜勅襃贈父母及封其妻勅同修太宗皇帝實録仁宗皇帝升遐宣宗皇帝正大位勅修仁宗實録公亦與焉時有詔許焚黄公承命以往丙午促召還京偕太子少保金幼孜等入見命完修實録二年春闈則命公為同考官三年戊申元夕賜文武近臣觀燈萬歲山賜宴公及文臣賦詩以進賜之鈔四年八月應天府鄉試奏請考官命公為

之十二月朔是日霜寒甚上命光禄賜在廷文臣羊酒
以禦寒曰皇祖考在位每旦常有賜令朕多事忘之汝
勿忘五年兩朝實録成賜金織襲衣銀幣考禮部會試
陞翰林侍讀學士蒙給誥命贈父以已官母與妻皆贈
宜人痛寵命之不生及也哭之過哀七年駕過史館有
作併賦招隱之歌以示近臣蓋是時天氣清明聖心悅
豫懐賢覧古悠然天趣之高發見於吟詠於此蓋可見
也八月考北京鄉試十年乙卯春宣宗皇帝晏駕今皇

帝即位二月上宣宗尊號賜白金秋九月詔脩宣宗實錄十二月賜文綺丙辰正月改元正統大臣建議開經筵詔可其奏公與為講官三月上臨軒策士公讀卷勞以羊酒賜宴於禮部戊午四月進宣宗實錄上御奉天門慰勞甚至賜白金文綺織金衣襲陞翰林學士賜宴於禮部八月應天府鄉試命公為考試官四年充廷試讀卷官六年考北京鄉試七年壬戌為行婚禮賜紗衣紗帽金相香帶等物九年甲子三月大新國學成上祗

謁先聖躬行釋奠禮幸彛倫堂命祭酒司業以書易進
講從臣坐聽公與其列七月公上章乞致仕弗允且降
勑諭天下憲臣及縣令有難其任察舉以聞公舉所知
而人以為當十年乙丑禮部春試上復命為考官三月
進五倫書蒙賞賚冬十月欽陞禮部右侍郎公以老病
懇辭弗獲諭使就職朝廷稽古右文事多由禮部公夙
夜祗慄惟恐有弗稱上又命兼署吏部公益謹畏不自
寧求去益切詔許之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公

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人莫不以為榮而喜聖德之厚也公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君子稱之至姻戚故舊亦無悖於理者在位三十餘年以文章議論為士類所敬樂於教人學者亦樂從之遊典文衡者八讀卷者二佳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歌咏以揚太平之盛美及老而歸順老之堂子孫侍教者十五年凡所著述論思聯為大卷有應制集詞垣稾詞垣續稾歸田稾藏於家後世傳焉天順四年九月嬰疾五年

四月盖甚五月二十二日終於正寢春秋八十有九訃
聞上為之嗟悼命禮部賜祭工部為治祠墳謚曰文肅
配王氏繼娶曾氏皆有賢行子二長鸞僔先卒次鳳躍
習舉子業女一人孫男闕曾孫男闕初公之歸即欲為
安樂窩得地於其里洲背山而營焉至是鳳躍以其親
戚高僉憲所述行狀請於予曰先考文行公知之且交
最久神道之碑非公孰宜為予老且病不得辭乃勉副
其意詩曰

洲背之山有崔者墳是誰所營武肅令孫惟此令孫克
勤帝載由唐而興日廣且大歸於有宋以徳以仁衣冠
相傳有土有民天胙忠孝賢者相繼維時能來緊公是
視公之遊此旌旆于于山靈來瞻風卷雲舒植木有本
釃水有源公之本源人其式旃公每來歸子孫翼翼誦
詩讀書有永無斁惟公世家海内所聞政事文章亦焕
其羣我與為友式篤於義九十而終尚利後嗣公官三
品神道有碑我作銘詩百世之詒

紫霄觀碑

紫霄觀在贛雩都紫陽山崇文廣道純德元陽趙真人之仙蛻在焉真人宋燕王德昭之後世家浚儀大父仕元為安成令因家安成真人生有異質博通諸經欲取進士未果行而神人謦之以夢遂絶意榮進請於父願入道往從郡之有道者曾塵外學得清微靈寶諸階雷奥補其遺闕發其旨趣清微久不行至是大顯復深慕神仙出世之説徧禮諸師從張廣濟得長春丘真人北

派之傳又師南昌李玄一得玉蟾白真人南派之學博極其妙而會於一駸駸乎大成之䍐嘗遊郡之白鶴山永興觀居晉匡仙遺址以其法澤枯槁濟幽冥願學之士遠近雲集遂率羣弟子往遊青城峨眉武當龍虎諸山訪仙真素履而仰其高風翩然有淩厲九霄超越八極之意冲虛天師深禮之上清學者亦請學焉既還雩都樂紫陽山水之勝遂居之真人道行益高而誘接不倦時冲虛至道玄妙無為光範衍教莊靜普濟長春劉

真人淵然深究玄學篤信力行真人一見以法嗣屬之
授以天心帙而語之曰此吾受之於師者也人心即
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帙凡日之所為皆書帙
中不可書者則不可為也又嘗示之書曰道法之要不
外乎此心而道即心也神也我之主宰一身開張萬法
莫不由之蓋使先明諸心後乃盡以其道付焉復語羣
弟子曰誠者天之道克誠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感天心
相孚在一誠耳其存諸中行諸外顯微無間如此而濟

世利物悉有明效竒驗不可殫紀洪武壬戌元日忽語衆曰吾將返吾真矣遂鑰闗謝事夏至啓闗沐浴更衣而坐索筆書偈訖投筆於地雷電風雨大作而真人化去矣三日始歛肢體如生瘞於觀東之鳳岡禽鳥莫敢集其上若有神呵護之者長春劉真人欲建祠塚旁有志未遂亦化去至是守玄冲靖秉誠專確志道行教妙悟静虚弘濟真人邵公以正謂元陽之道傳之長春長春則以傳於我水木本源實有端緒以正無似不能大

有所立徒竊其緒餘以事列聖徼玄功而褒封加焉皆師蔭所及也若又不能崇敎基嚴祀事豈非所謂忝厥祖哉乃具其傳道本末聞於上而請以所賜金幣作觀宇上嘉其義許之賜名曰紫霄觀乃作正殿以奉道祖太清道德天尊殿後為堂以奉祖師元陽真人翼以廊廡周以門垣總之為屋若干楹經幄神棲香花鐘鼓齋廚寢室小大畢具金真人玄孫雩都道會羅秀奇董其役秀奇之徒黎常興住持其中而邵公欲為遠圖來求

予文刻諸碑俾後之人相與維持於永久乃為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

巍巍仙宮凌紫霄瓊樓寶殿山之椒鴻名肇錫自聖朝太清道君何逍遥彌羅梵炁通泬寥元陽參侍神獨超霓旌絳節風飄飄授以玄文金玉條斟酌元氣斡斗杓雨暘順序寒暑調妖孽屏息疵癘銷百穀蕃廡歲豐饒養心存誠德乃翹輔翼皇化適宣昭道行三世偕不驕鳳岡騫翥鬱岧嶢鍾靈毓秀匪一朝期爾後嗣皆松喬

定遠忠敬王廟碑

古之人臣有大勳勞於國也生則疏爵以貴之於其終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然非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我國家之臣之有大勳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先曰黔寧昭靖王早受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在西土於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享廟食長子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𠯁字宏深

性質嚴重自少聰悟過人博通諸書喜怒不形物我無
間高皇帝甚重之命為後軍都督僉事益祇勤不懈加
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念夷
性無常先王勘定之不易必有以大撫鎮之然後能讋
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夷逐麓川宣慰而分據其
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疆理之置木邦孟養
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潞江灣甸大侯者樂五
長官司徵其貢賦有常數又置騰衝千户所於潞江之

西以臨之而諸夷莫敢不服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八百蠻酋出寇掠為邊患王曰是不可不治不治則將愈肆即以聞且發兵問罪而自率衆繼進及蒙自縣蠻聞王來皆退走王督兵窮追獲其酋戮以狥上嘉其勇决賜白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夷將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夷副將軍印授王為左副俾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道先驅入安南大集猛烈栅華闕隘築保壘駐師以造舟分遣諸將出宣光江口奪

澳汾寺沙舁舟夜出洮水引兵泝流鏖戰富良江自旦達暮賊困稍引卻明旦將復戰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全命盡括軍中舟聯為浮梁以濟師與大軍會合攻多邦城柵破之遂擣東西都及盤灘困牧嚕江仙侶等處所至如破竹賊不能支遂潰寇首黎季犛父子窮蹙挈家屬走海上於是將佐皆集督率諸軍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户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他物不可勝計還

朝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帶金
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
復叛推陳季擴為首元帥鄧容副之上獨命王為征夷
將軍以兵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懼遁乂安海島王追
至占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既還富州蠻酋頑不供賦
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王王左右皆曰此易與爾以兵
急攻夷其地可也王曰威服不如德服使人以禍福諭

之蠻感悅即遣子謝罪京師而盡輸逋賦蠻中怗然仁
宗皇帝嗣位以王勲戚之賢而久勞於外召至京師命
兼太傅待之禮甚隆佩以征南將軍印遣還王頓首辭
讓上曰朕託卿鎮静一方此豈為卿重哉宣宗皇帝及
太上皇繼統所以褒錫皆特厚正統初會川黎溪及馬
龍他郎甸諸蠻相繼作亂王皆命弟都督昂往平之及
麓川思任發反侵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事聞命王率
兵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謀勝今逼瘴月豈

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服罪則當為請命於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以兵進然尤以敬慎為戒王整兵未發政等夜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死時春已半王慮瘴發非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勑令還鎮息兵俟時而動至楚雄疾作勢且甚謂弟昂曰吾父子凡弟受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素忠謹其勉率子孫篤盡臣道以無負國家又曰逆賊逋誅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無忘此

寇言訖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纘先王令緒而在鎮既久敷布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凡其言行施於父子兄弟賓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好賢容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蠻夷干法不忍加誅諄諄誨諭能改即止若用兵行師非遇有罪不輕戮一人信賞必罰威行惠施是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至於講武事修戎器理屯田治城戍勤恤民隱興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使歸於善尤孳孳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

退從容有典有則凛然仁人君子之風盖所謂悦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至是薨人無貴賤愚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訃聞上震悼罷朝恩恤尤厚追封定遠王謚忠敬而命子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其軍昂薨斌仍出鎮雲南請於朝曰先臣紹臣大父餘烈受爵命膺綏靖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謚實與臣先大父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顧如先大父立

廟供祀享以彰上賜而畢臣志詔曰可於是作廟於昭靖廟旁制度儀觀之盛足以致其孝經始於景泰元年八月初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十月十五日訖工既備物行禮而告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謝世上念沐氏世勲且有世澤於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令都督璘賢可以任繼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茲土蓋都督昂之孫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廟碑未建何以彰王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金齒儒學教授余𣪍來

京師屬予文予惟聖王之制廟祀以報功德之臣盖欲與國咸休厚之至也王之令德豐功世濟其美廟而祀之盖宜矣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王亦享無窮之祀奚可無文以著不朽故為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

天佑聖明篤生賢輔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闢雲南昭靖之功師武用宣以啟王封世臣大家譽望赫奕忠敬繼之克纉戎績茀被炎荒瘴癘之區近悅遠懷罔有不

孚太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將之傑乃執其渠
至於海隅再涉鯨波以訖天誅夙夜匪躬用熈帝載位
與時升業以久大高牙巨纛作鎮茲邦山川遼遐千里
相望皇闈大猷綸命時至惠綏撫摩惟一其視乃寢干
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馴彼暴强蠻或不恭敢肆無道
緩其獮薙恢我文告饑則有食寒則有衣是孰使然敷
政具宜相維先世匹休儷美仁義忠孝允作臣軌何天
弗遺亟殞將星哀此下人雨涕曷勝當宁悼嗟追錫顯

爵加以美謚先生是若作廟巍巍昭靖焉依命服煒煌穆穆令儀春殷秋髙以享以祀鼓鍾既設復有牢醴王之格斯子孫之思亦軫民艱降福孔怡麗牲之碑巋彼貞石載徳有文垂耀無極蟠螭在顛穹龜負之後百千年永永弗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四